紅樓夢/第02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二十一回　賢襲人嬌嗔箴寶玉　俏平兒軟語救賈璉

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寶玉在後忙說：“仔細絆跌了！那里就赶上了？”林黛玉赶到門前，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，笑勸道：“饒他這一遭罷。”林黛玉搬著手說道：“我若饒過雲兒，再不活著！”湘雲見寶玉攔住門，料黛玉不能出來，便立住腳笑道：“好姐姐，饒我這一遭罷。”恰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，也笑道：“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分上，都丟開手罷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不依。你們是一氣的，都戲弄我不成！”寶玉勸道：“誰敢戲弄你！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說你。”四人正難分解，有人來請吃飯，方往前邊來。那天早又掌燈時分，王夫人，李紈，鳳姐，迎，探，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，大家閒話了一回，各自歸寢。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

寶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時，襲人來催了幾次，方回自己房中來睡。次日天明時，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，不見紫鵑，翠縷二人，只見他姊妹兩個尚臥在衾內。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，安穩合目而睡。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于枕畔，被只齊胸，一彎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，又帶著兩個金鐲子。寶玉見了，歎道：“睡覺還是不老實！回來風吹了，又嚷肩窩疼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。林黛玉早已醒了，覺得有人，就猜著定是寶玉，因翻身一看，果中其料。因說道：“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？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天還早呢！你起來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先出去，讓我們起來。”寶玉聽了，轉身出至外邊。

黛玉起來叫醒湘雲，二人都穿了衣服。寶玉复又進來，坐在鏡台旁邊，只見紫鵑，雪雁進來伏侍梳洗。湘雲洗了面，翠縷便拿殘水要潑，寶玉道：“站著，我趁勢洗了就完了，省得又過去費事。”說著便走過來，彎腰洗了兩把。紫鵑遞過香皂去，寶玉道：這盆里的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”再洗了兩把，便要手巾。翠縷道：“還是這個毛病兒，多早晚才改。”寶玉也不理，忙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，嗽了口，完畢，見湘雲已梳完了頭，便

走過來笑道：“好妹妹，替我梳上頭罷。”湘雲道：“這可不能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？”湘雲道：“如今我忘了，怎麼梳呢？”寶玉道：“橫豎我不出門，又不帶冠子勒子，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。”說著，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。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，一一梳篦。在家不戴冠，并不總角，只將四圍短發編成小辮，往頂心發上歸了總，編一根大辮，紅絛結住。自發頂至辮梢，一路四顆珍珠，下面有金墜腳。湘雲一面編著，一面說道：“這珠子只三顆了，這一顆不是的。我記得是一樣的，怎麼少了一顆？”寶玉道：“丟了一顆。”湘雲道：“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，不防被人揀了去，倒便宜他。”黛玉一旁盥手，冷笑道：“也不知是真丟了，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！”寶玉不答，因鏡台兩邊俱是妝奩等物，順手拿起來賞玩，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，意欲要往口邊送，因又怕史湘雲說。正猶豫間，湘雲果在身後看見，一手掠著辮子，便伸手來”拍”的一下，從手中將胭脂打落，說道：“這不長進的毛病兒，多早晚才改過！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襲人進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知是梳洗過了，只得回來自己梳洗。忽見寶釵走來，因問道：“寶兄弟那去了？”襲人含笑道：“寶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！”寶釵聽說，心中明白。又聽襲人歎道：“姊妹們和氣，也有個分寸禮節，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！憑人怎麼勸，都是耳旁風。”寶釵聽了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，聽他說話，倒有些識見。”寶釵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，留神窺察，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。

一時寶玉來了，寶釵方出去。寶玉便問襲人道：“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，見我進來就跑了？”問一聲不答，再問時，襲人方道：“你問我么？我那里知道你們的原故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“怎麼動了真氣？”襲人冷笑道：“我那里敢動氣！只是從今以後別再進這屋子了。橫豎有人伏侍你，再別來支使我。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深為駭异，禁不住赶來勸慰。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理。寶玉無了主意，因見麝月進來，便問道：“你姐姐怎麼了？”麝月道：“我知道么？問你自己便明白了。”寶玉聽說，呆了一回，自覺無趣，便起身歎道：“不理我罷，我也睡去。”說著，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歪下。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，微微的打鼾，料他睡著，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，替他剛壓上，只聽”忽”的一聲，寶玉便掀過去，也仍合目裝睡。襲人明知其意，便點頭冷笑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氣，從此後我只當啞子，再不說你一聲兒，如何？”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：“我又怎麼了？你又勸我。你勸我也罷了，才剛又沒見你勸我，一進來你就不理我，賭氣睡了。我還摸不著是為什麼，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。我何嘗聽見你勸我什麼話了。”

襲人道：“你心里還不明白，還等我說呢！”正鬧著，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，方往前邊來，胡亂吃了半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，麝月在旁邊抹骨牌。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，一并連麝月也不理，揭起軟帘自往里間來。麝月只得跟進來。寶玉便推他出去，說：“不敢驚動你們。”麝月只得笑著出來，喚了兩個小丫頭進來。寶玉拿一本書，歪著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著。一個大些兒的生得十分水秀，寶玉便問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那丫頭便說：“叫蕙香。”寶玉便問：“是誰起的？”蕙香道：“我原叫芸香的，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。”寶玉道：“正經該叫‘晦氣’罷了，什麼蕙香呢！”又問：“你姊妹幾個？”蕙香道：“四個。”寶玉道：“你第幾？”蕙香道：“第四。”寶玉道：“明兒就叫‘四兒’，不必什麼‘蕙香’‘蘭氣’的。那一個配比這些花，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。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。

這一日，寶玉也不大出房，也不和姊妹丫頭等廝鬧，自己悶悶的，只不過拿著書解悶，或弄筆墨，也不使喚眾人，只叫四兒答應。

誰知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，見寶玉用他，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。至晚飯後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，眼餳耳熱之際，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，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，好沒興趣。待要赶了他們去，又怕他們得了意，以後越發來勸，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，似乎無情太甚。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，橫豎自然也要過的。便權當他們死了，毫無牽挂，反能怡然自悅。因命四兒剪燈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《南華經》。正看至《外篇·胠篋》一則，其文曰：

故絕圣棄知，大盜乃止，擿玉毀珠，小盜不起，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，掊斗折衡，而民不爭，殫殘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與論議。擢亂六律，鑠絕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；滅文章，散五采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，毀絕鉤繩而棄規矩，攓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

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著酒興，不禁提筆續曰：

焚花散麝，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，戕寶釵之仙姿，灰黛玉之靈竅，喪減情意，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。彼含其勸，則無參商之虞矣，戕其仙姿，無戀愛之心矣，灰其靈竅，無才思之情矣。彼釵，玉，花，麝者，皆張其羅而穴其隧，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。

續畢，擲筆就寢。頭剛著枕便忽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之，直至天明方醒。翻身看時，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。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度外，便推他說道：“起來好生睡，看凍著了。”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，若直勸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复好了。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直一夜沒好生睡得。今忽見寶玉如此，料他心意回轉，便越性不睬他。寶玉見他不應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剛解開了鈕子，被襲人將手推開，又自扣了。寶玉無法，只得拉他的手笑道：“你到底怎麼了？”連問幾聲，襲人睜眼說道：“我也不怎麼。你睡醒了，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洗，再遲了就赶不上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過那里去？”襲人冷笑道：“你問我，我知道？你愛往那里去，就往那里去。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，省得雞聲鵝斗，叫別人笑。橫豎那邊膩了過來，這邊又有個什麼‘四兒’‘五兒’伏侍。我們這起東西，可是白‘玷辱了好名好姓’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今兒還記著呢！”襲人道：“一百年還記著呢！比不得你，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，夜里說了，早起就忘了。”寶玉見他嬌嗔滿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，一跌兩段，說道：“我再不聽你說，就同這個一樣。”襲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說道：“大清早起，這是何苦來！聽不聽什麼要緊，也值得這种樣子。”寶玉道：“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！”襲人笑道：“你也知道著急么！可知我心里怎麼樣？快起來洗臉去罷。”說著，二人方起來梳洗。

寶玉往上房去後，誰知黛玉走來，見寶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書看，可巧翻出昨兒的《庄子》來。看至所續之處，不覺又氣又笑，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：

無端弄筆是何人？作踐南華《庄子因》。

不悔自己無見識，卻將丑語怪他人！

寫畢，也往上房來見賈母，後往王夫人處來。

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，正亂著請大夫來診脈。大夫便說：“替夫人奶奶們道喜，姐兒發熱是見喜了，并非別病。”王夫人鳳姐聽了，忙遣人問：“可好不好？”醫生回道：“病雖險，卻順，倒還不妨。預備桑虫豬尾要緊。”鳳姐聽了，登時忙將起來：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，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兒打點舖蓋衣服與賈璉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。外面又打掃淨室，款留兩個醫生，輪流斟酌診脈下藥，十二日不放家去。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，鳳姐與平兒都隨著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

那個賈璉，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，獨寢了兩夜，便十分難熬，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。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极不成器破爛酒頭廚子，名叫多官，人見他懦弱無能，都喚他作”多渾虫”。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，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，生得有幾分人才，見者無不羡愛。他生性輕浮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渾虫又不理論，只是有酒有肉有錢，便諸事不管了，所以榮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。因這個媳婦美貌异常，輕浮無比，眾人都呼他作”多姑娘兒”。如今賈璉在外熬煎，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，失過魂魄，只是內懼嬌妻，外懼孌寵，不曾下得手。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于賈璉，只恨沒空。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，他便沒事也要走兩趟去招惹。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，合同遮掩謀求，多以金帛相許。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，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，一說便成。是夜二鼓人定，多渾虫醉昏在炕，賈璉便溜了來相會。進門一見其態，早已魄飛魂散，也不用情談款敘，便寬衣動作起來。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，一經男子挨身，便覺遍身筋骨癱軟，使男子如臥綿上，更兼淫態浪言，壓倒娼妓，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。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子化在他身上。那媳婦故作浪語，在下說道：“你家女兒出花兒，供著娘娘，你也該忌兩日，倒為我髒了身子。快離了我這里罷。”賈璉一面大動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“你就是娘娘！我那里管什麼娘娘！”那媳婦越浪，賈璉越丑態畢露。一時事畢，兩個又海誓山盟，難分難舍，此後遂成相契。

一日大姐毒盡斑回，十二日後送了娘娘，合家祭天祀祖，還願焚香，慶賀放賞已畢，賈璉仍复搬進臥室。見了鳳姐，正是俗語云”新婚不如遠別”，更有無限恩愛，自不必煩絮。

次日早起，鳳姐往上屋去後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，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。平兒會意，忙拽在袖內，便走至這邊房內來，拿出頭髮來，向賈璉笑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賈璉看見著了忙，搶上來要奪。平兒便跑，被賈璉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掰手要奪，口內笑道：“小蹄子，你不趁早拿出來，我把你膀子橛折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你就是沒良心的。我好意瞞著他來問，你倒賭狠！你只賭狠，等他回來我告訴他，看你怎麼著。”賈璉聽說，忙陪笑央求道：“好人，賞我罷，我再不賭狠了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聽鳳姐聲音進來。賈璉聽見松了手，平兒剛起身，鳳姐已走進來，命平兒快開匣子，替太太找樣子。平兒忙答應了找時，鳳姐見了賈璉，忽然想起來，便問平兒：“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么？”平兒道：“收進來了。”鳳姐道：“可少什麼沒有？”平兒道：“我也怕丟下一兩件，細細的查了查，也不少。”鳳姐道：“不少就好，只

是別多出來罷？”平兒笑道：“不丟萬幸，誰還添出來呢？”鳳姐冷笑道：“這半個月難保乾淨，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：戒指，汗巾，香袋兒，再至于頭髮，指甲，都是東西。”一席話，說的賈璉臉都黃了。賈璉在鳳姐身後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兒。平兒只裝著看不見，因笑道：“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！我就怕有這些個，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點破綻也沒有。奶奶不信時，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，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傻丫頭，他便有這些東西，那里就叫咱們翻著了！”說著，尋了樣子又上去了。

平兒指著鼻子，晃著頭笑道：“這件事怎麼回謝我呢？”喜的個賈璉身痒難撓，跑上來摟著，”心肝腸肉”亂叫亂謝。平兒仍拿了頭髮笑道：“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。好就好，不好就抖露出這事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你只好生收著罷，千萬別叫他知道。”口里說著，瞅他不防，便搶了過來，笑道：“你拿著終是禍患，不如我燒了他完事了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便塞于靴掖內。平兒咬牙道：“沒良心的東西，過了河就拆橋，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！”賈璉見他嬌俏動情，便摟著求歡，被平兒奪手跑了，急的賈璉彎著腰恨道：“死促狹小淫婦！一定浪上人的火來，他又跑了。”平兒在窗外笑道：“我浪我的，誰叫你動火了？難道圖你受用一回，叫他知道了，又不待見我。”賈璉道：“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來，把這醋罐打個稀爛，他才認得我呢！他防我象防賊的，只許他同男人說話，不許我和女人說話，我和女人略近些，他就疑惑，他不論小叔子侄兒，大的小的，說說笑笑，就不怕我吃醋了。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！”平兒道：“他醋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。他原行的正走的正，你行動便有個坏心，連我也不放心，別說他了。”賈璉道：“你兩個一口賊氣。都是你們行的是，我凡行動都存坏心。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！”

一句未了，鳳姐走進院來，因見平兒在窗外，就問道：“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里說，怎麼跑出一個來，隔著窗子，是什麼意思？”賈璉在窗內接道：“你可問他，倒象屋里有老虎吃他呢。”平兒道：“屋里一個人沒有，我在他跟前作什麼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正是沒人才好呢。”平兒聽說，便說道：“這話是說我呢？”鳳姐笑道：“不說你說誰？”平兒道：“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。”說著，也不打帘子讓鳳姐，自己先摔帘子進來，往那邊去了。鳳姐自掀帘子進來，說道：“平兒瘋魔了。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，仔細你的皮要緊！”賈璉聽了，已絕倒在炕上，拍手笑道：“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，從此倒伏他了。”鳳姐道：“都是你慣的他，我只和你說！”賈璉聽說忙道：“你兩個不卯，又拿我來作人。我躲開你們。”鳳姐道：“我看你躲到那里去。”賈璉道：“我就來。”鳳姐道：“我有話和你商量。”不知商量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淑女從來多抱怨，嬌妻自古便含酸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